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張瑝琇爲父報讐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報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罪。或曰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不遇聖王也

余按唐本傳。議殺理琇者裴耀卿。豈林甫亦一時預議者耶。傳明言審素爲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則是審素非有罪也。已而纂仁復告審素與董堂禮謀反。審素即反者。至是且擁兵決討起矣。豈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遽可縛而獄耶。汪也不請輒獄審素。審素亦不詞而就獄。其非反者亦大故可明也。堂禮不勝忿而殺纂仁。因以兵脇汪。使爲雪罪。此不過武人憤懣一朝之但之至耳。事起巂州。審素獄於雅州。其與留乎故。

又非有暸然不疑之跡也汪遽當審素以反實何
也琇與瑝方以弱稚之年氣雄萬夫徂擊父讐如
撲罔豕又條狀繫斧將盡搯厥餘而廿心焉然後
以一死白官其孝烈夙成千古一見也夫春秋之
義父不受誅子復讐而可然則寢苫枕戈以誓衝
讐人之胸非二子所恥而曰格子乃以爲琇知父
之寃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
夫馳按狀者詔使也不按狀而移怒焉以逞詔使
乎吾見楊汪殺張審素也琇與瑝爲父審素殺楊

唐玄宗西幸

汪何疑於詔使之不可殺之有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重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後唐廢帝子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石敬塘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居守晉兵至劉后積薪

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備用盡勞民力后以為然后及重美俱死予謂唐玄宗之不焚左藏重美之不焚宮室皆濟國之急已而有君人之心然重美非自作之孽而罹不可逭之禍可哀矣玄宗貴為天子不能藏富於海內平居利日月之入以豐其私賄一旦有事而卒為大盜之積雖遑之未衰禍之未艾以有反正之日然亦不可不謂之倖也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

阿祿山可誅也。祿山營州羯也。開元中犯法當死。幽州節度使執送京師。玄宗詔原之。宰相張九齡識其有反相。執不可。不顧也。天寶三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來朝。肅宗時爲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是則雖帝之於祿山。亦心知其必反矣。曰我欲厭之。至降萬乘之尊與連榻。又進其豔姿。與之陪枕。據天下勁兵健馬悉畀之

玄宗何有於兄弟

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唐玄宗以父則殺子以夫則棄妻何有於兄弟而獨數數然者哉蓋宋王成器以天下讓而有以發其不忮之良心也史以爲友愛天至則過矣或曰宋藝祖非讓天下與己而太宗遷其嫂殺其姪則何君曰讓不同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非褒也夫柱斧之聲在而意宋氏之竊有以尼其先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不終也夫金匱之書在而懼德昭之將有以擬其後也或曰

郭公盛德務欲成人之美

天下者。藝祖之天下也。受人之天下。而有不恩者乎。曰始陳橋之事。蓋非藝祖之本謀也。太宗實與諸將啓。而遽以黃袍强焉。太宗以爲于天下以授兄。而今返之也

嘗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遽命減其座中聲樂之半。以爲中令以一代宗臣制行豐儉。不能自裁。而顧有所畏。及讀蔣沇傳。沇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勑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有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也由此觀之葢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是

蘇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余謂東坡待子儀薄矣子儀無是也子儀之見陋不出鄴巫嫗耶使西門豹笑人矣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

令公未易可及

拜郭子儀免冑見回紇大酋而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史所謂蜚英騰茂既久方築壇推轂之初人已失匕箸者況臨陣耶然仁貴遂進擊突厥大破之而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繡結歡與之誓好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之力度足以勝之欲因使大創以厭其復來子儀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將示之至誠以服其心然假好於悔罪之回紇而并力於棄親之吐蕃因師于戎內以不疲煩中國而外以離戎狄之令

狄郭二公易地則皆然

使不復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威與信行此令公之所以未易可及也

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娟於物其材具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周之埶埶實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苦心者與

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姚也譎直或先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龜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

子儀奏一縣官不報

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爲相不知體爲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鎭武臣率多跋扈凡有所求於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不可而寘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復宮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鎭渾瑊嘗令人奏事不過喜曰上不疑我

丞相楊綰卒太常請易名晏文貞奉符蘇端駁議謂公

與元載交游。嘗爲載黨。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梁肅不然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猶蔡邕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又曰。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累我。我則靜而守小。因疎爲簡適見淸節。請如前議。於是朝廷卒從之。兩議今見文粹。攷唐書本傳。綰嘗以侍郎歷禮部吏部。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因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寔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意也。常袞傳。袞

窒叢欲辭堂封

素嫉怒綰。及綰卒。有司議謚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甚過。端坐黜官。則端之毀綰寔袞意耳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常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頤浩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另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此一事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爲已利。其賢不肖何如哉。或曰

史稱時人譏衮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如之何曰養賢有常祿浮於祿之外則爲利夫利而處之賢者宜不爲按唐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蓋時之譏衮者取此吾意寧取衮耳

堂食之弊至於唐季益濫觴矣兩省每歲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鎭爲右客當入倚以自高至李德裕始一切罷之

矣

懷恩有母
懷光有子

唐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纖芥遂棄而從賊固寡德之根心亦上馭之失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待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光初叛其子璀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也懷光伏誅詔以懷光嘗有功宥其一子歸其屍使收葬懷恩既敗走靈州群臣入賀

上愀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又何賀長命輦候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唐待反逆之家猶追念功勳不絕其類亦可謂有禮矣

完

盧杞為虢州刺史

唐盧杞為虢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為害杞奏請去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

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亳當按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為唐宋間小人。决然亡疑。意其平生所為。皆蠧國害民事。而撫幾遽會。一旦藹然且有仁人長者之言。豈其猶有不甘為小

宣公
卓契
崔儀

人者與然君子積行在躬積功在民而九重之上有曾不孰何其姓名者兩人一時爲片善而即以此遇主終其身富且貴然則小人者常幸耳

樹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今按陸宣公答換李楚琳狀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平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

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又曰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權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致堂胡氏謂贊之學其師承不可攷然觀其陳經追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則權之一字宜公固已卓契其義而程子乃遂空視漢唐以下諸儒槩以不識幾於闊略涓遐矣

杜黃裳除

杜黃裳傳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頗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

高崇文錢四萬三千緡按韻雲子載解服則黃裳於行已已無可觀不特小節之不脩矣偶見唐人幽閒鼓吹載李師古畏憚杜黃裳爲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遞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番然則杜公清儉一德內孚於深閫外諭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幽隱之節操潔白之嚮稱哉按

魚朝恩殺子儀爲長者

昌黎順帝實錄黃裳當子壻王叔文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群不黨其立節如是眞宰相也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裴度元稹同相度嘗條稹檢俠李逢吉欲併中之陰令李賞訴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奏其事帝命韓皐等參鞫方無狀稹度皆罷遂命逢吉爲門

下侍郎平章事。逢吉信險賊多知。善遇巧。然李李售。亦胥公之議之是是貶於冾防矣公雖隱不發然受人之言。不能無疑。有動於其心。而徽發於聲色而激相詒而逢吉遂得以乘其隙。且夫元載亦逢吉也。載計不行而頤以深服於朝恩之心。于儀神用襟識。豈其所思耶。不然萬一疑信之間。且聽其下之裹甲。載必復使人騎而告於魚谷。此春秋胥無極所以惡郤宛於子常而殺之。漢劉嫠之所以誅其太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

平淮蔡碑命歸功裴度

人機詐可畏而貴在於君子之有以待之也
唐淮蔡平。天子詔刑部尚書韓公愈。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云。而羅隱記石烈士孝忠者。猛悍多力。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若光顏若重胤者。皆

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僵仆隊者再三。吏執以聞。帝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因召見問。孝忠頓首。因盛推愬功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愬之名。乃與光顏重胤齒。陛下賞不當功。非所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如此則韓碑之踣。又若不專出於愬妻之爲者。豈愬妻既以此愬於帝。而烈士事。又適當其會。與抑或烈士者。亦有所恃而後敢然。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于蕭何。而況是舉也。度既以謀贊天子之决。復以氣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蹤跡者耶。韓之功裴。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

之忿。正戰國鄒忌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是亦安足以爲信而憲宗遽入其說踣於不暇耶吾觀退之之碑。亦未見所以歸美於度者。間嘗一二及之。而亦其叙次之不得不然。至其所以叙愬者。初未嘗畧也。不知稱心者。何故乘之。然嘗反覆思之。蓋淮蔡之役。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退之方盛叙憲宗斷之功。且曰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决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者盍不樂。故群言鑴詆。而憲宗卒亦不能堅

其信。蓋憲宗至是。非特疑愬。且有不釋然於裴相之心矣。若愬之所以入蔡。正緣阿跌氏。以其衆當一面於洄曲。每戰克捷。賊勢日窘。遂悉銳卒聚界上以抗。而元濟僅憑空堞以居。故愬得以乘虛而入。退之之碑亦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而始叙愬破蔡取元濟事。而愬黨以爲如此。則蒙人之成。不得爲奇。不知不如此。則亦何以爲直筆。傳信來世也。攻是時。退之寔從裴相軍中。退之嘗請於裴須將兵千人間道以入蔡。擒賊。未及行而愬已自

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咸爲公恨見公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然則使愬師稍緩夜半之功且出一書生矣愬亦何得區區矜負其白額家耶然愬雖世將識道理入蔡之役市肆不改棄鞬以見裴度示蔡人上下之分非恣肆矜功者是役也出於其妻與宰之私而成於二三臣外之唱聲和附者未必愬之本心然適足以敗愬而累憲宗之盛德矣 談者以李愬之入蔡乘雨雪也攻吳先是皆裴度師期於是乘夜發出文城柵引而東襲張柴

截其戍敕士一以伏盖治具會大雨雪行七十里雪益甚以夜半師傳蔡城下坎墉登焉是偶會天雨雪耳師非緣雨雪亦非緣用雪而後功也盖是時吳元濟悉蔡之銳士於洄曲以扼光顏而元濟所與憑堞者疲羸不過千人愬以故擣其虛又用蔡之降將李祐等為鄉導故得以夜行如歸也雖微雨雪元濟授首矣然師行雨雪因而用之自是一奇耳高宗朝蘇定方討賀魯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霧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趣其不虞可也

省日無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攻所過人竟望總
氣張抵金牙山取之俘馘附隊

錢徽不發宰相私書

錢徽爲禮侍。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託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託周漢賓於徽。及榜出。兩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壻蘇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取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於學士元稹李紳
交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
居易。重試於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
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
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
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
其後朗果以狀舉登第。致位宰相。起居易之覆試
落下。非至公也。然吾所以深服徽者。不在其拒宰
相學士之請。蓋不阿權勢。不倖交游。一公則能之

至於受人之敝而不肯發人之私書以自明則幾於淟得喪忘順逆進乎道矣是難能也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峘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峘爲吏侍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託封於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峘得以志之炎不意峘賣也即署名託封峘即以炎所署奏

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嘗害臣。德宗出疏示炎。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夫人能容已。已則褁其私怨。夙負而疑之。疑已過矣。又乘人之不疑。機而致之書。先發而制之。峘自以爲保富貴。計無遺策矣。其如人理之莫可容何哉。讀徽事。謂是於士大夫。若饑食渴飲。然無大異者。因感令狐峘。識士大夫間。狠貪狐媚狙詐構毒。何物蔑有。吁。亦可畏哉。

柔立 張佖 君子 忘怨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從父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入相而後德裕之貶敏中詆之甚力初有薦丁柔立於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宋李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

上官請囚以免公

重之也。君子之於人也。亡巳好惡。其心惟其人之臧與否焉而巳。小人之與人也。亦亡巳愛憎。其心惟其人之盛與衰焉而巳。柔立可以訐德裕之寃。而似可以數詰李昉。柔立張似君子也。以其人之臧否爲好惡。而不以巳恩怨故也。敏中可以訐德裕之非。而張洎可以深詆李昉。敏中張洎小人也以其人之盛衰爲愛憎。而不以巳恩怨故也

唐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

請貸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而曰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惇天下之倫。或問曰。格子之議何如。余謂不然。文宗之失刑。於是乎果矣。使上官興殺人。而興哀號請代。句父之生。出於至誠。如梁之吉翂然。於是乎皆

降而宥之。爲孝子屈法以成其志。以風民而出於孝情其可也。殺人者興。而捕以逮及其父。是興旣擅殺人之皃。復貽危親之辜。而沛然來歸。正免其父。興於何有哉。昔漢安丘男子毋丘長從母行市。人辱其母。殺人而逃。安丘追蹤得之。長歸而以械自繫請罪。夫歸而以械自繫。與聞父械而自歸者幾無以異。而長也不忍親辱之故而殺人。與夫殺人以危及其親者不同。膠東侯相。非文害吏也而長不追於殺。興也免殺。奸萌而長罪隙不甚乎。文

子於父母氣常相通

宗興得爲有刑也哉

唐張志寬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裴敬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遽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先儒謂子生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其氣常相通也。若母之指齧。而兒痛在心。兒之口噬。而母汁于乳者。非此理耶

東漢蔡順母有急客。順出求薪。母嚙其指。順即

心動棄薪馳歸劉宋朱脩之被圍城開脩之母在家乳汁忽出甚怪之梁蕭睿有孝性常入宿直延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睿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 推此而終天悼殞明冥殊途然而隻雞巵酒馨香達之有淋漸臨不俟頃者感通之故未可遂委之恍惚矣惟其心誠於孝而無以間之之謂與今人當偶富貴輒尚履紅諸書微于氣或接遇上人得一顏色則憂有朕兆至或親有過不遠千里之外而濬今寂然若罔聞知此

非其心誠于富貴。而或必殺於父母耶。所謂仕則

慕君者耶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六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劉棲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爲盡力斥裴度使不得更入相其人蓋八關十六子之一而自爲拾遺乃能諫敬宗之晏朝數游至於叩額出血楊虞卿之佞柔善附麗倚宰相李宗閔牛僧儒爲姦利

世謂之黨魁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之逸游拒諫何躬市人行而口烈丈夫也哉憸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而又未嘗不知美名之可掠也特其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旣規利於宰相復取名於優柔不斷政非自出之天子兩得之而無少損夫何憚而弗爲哉君子曰唐劉棲楚楊虞卿漢杜欽谷永其姦一也

杜悰保全大臣

唐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珏意聽仇士良言遣中使就潭桂州誅此二人戸部尚書杜悰奔馬

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於
是李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書奏謂嗣復
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
究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
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乃
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流涕極言竟釋之懿
宗時悰爲宰相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
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他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起
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迺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覆讀畢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復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徵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旣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兩事相類而以仁

卌

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悰力也悰純臣哉又按楊嗣復以牛僧孺李宗閔黨牽連入相而李珏尸相又嗣復所引李德裕既與僧孺宗閔讐陳夷行爲德裕厚嘗與嗣復珏先後相議論相短文宗爲罷夷行相而獨相嗣復至武宗初立適欲首誅嗣復珏二人而德裕夷行救之獨力盖二公非特爲嗣復珏也其所全大矣劉昫舊唐言此事殊無李德裕然德裕以武宗立之年秋自淮南入輔政明年始有命使往荆南桂管殺嗣復珏之

史官隨宰相入侍

事則德裕時方首相不宜無與今會昌一品集中論救楊嗣復等三疏藹然

武宗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楊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録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闗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具記録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庚敬休拜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朔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注載録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

諫君惟以理義為之断

不可露罷之按史官隨宰相入侍仗下美惡必記之此貞元開元事二臣何不引以為比且嗣復宰相也而欲自為史度敬休史官也而欲受成於宰相異乎吾所聞矣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於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按四月迎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腐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

言憲宗迎佛骨而無救於必死可也謂憲宗以迎佛骨死則非也使憲宗無迎佛骨亦死懿宗毋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爲之斷而無必以禍福之說恐而挃焉。斯可耳。敬宗將遊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實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生死輪廻之說不可信

佛氏之說云。輪廻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没於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

鄭綮知幾遠害

人絕於此育於彼攝入丸籙曾無踰時生登民版惬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為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謬不經之至易辦者矣且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姻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為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鄭綮武無它技業可槩見然始為州能以一州之力傳檄歛黃巢兵使毋犯境任滿去州雖他盜至不敢取所藏庫羸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威重如此斯豈碌碌無材具而然遭王政廢紬抱奇弗洩

故托詩以諷其語多俳諧。苟以匿景晦跡混世免患一相豈其心哉搔首之言匪曰自量。蓋審勢洞化。知不可矣固讓而後始就位三月而乞骸君子以是服其見幾之豫而違害之遠也不然白馬驛之禍且朝暮及之無救於唐亡而胥及溺亦何爲哉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綮輩不次而用押豚牖拒貙乎為趣云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為者。以孔明之賢不能

奚漢於既衰而欲以與唐貢之察不亦難哉

盧攜請討黃巢

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鄭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即巢機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内亦屬駢乃然攜議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而賊已破潼關是夜攜御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屍長安市唐史贊曰唐將亡攜為之鴟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骴也吁史之論其不然哉巢逆勢既盛豈一天平節度能厭其欲而其下之從巢者轉戰既多獲利滋久漸生心於僥倖矣苟非大創大翦豈歲豐之所能解而况賊跡徧天下四方流離百姓失業必及豐年所謂俟河之清議固已恇矣如駢之材畧信可倚以為用而賊首未授偷口滋多致使懼震王之

威內變將之策以保境爲解蓋失於朝廷馭之無
其道非構倚之失其人也及是年黃巢屢爲高駢
所破遂趣廣南陷廣州而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
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
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
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
州之險其處分已大定屬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
死者什三四而廷議不從遂失事會是朝廷賞未
嘗一用駢何得以用駢拒巢之請爲構罪乎或曰

杜曉不全忠孝

史稱攜素不悅王鐸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者巢如是攜罪不容死矣曰事之有亡未可知然鐸傳鐸移檄討賊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覺而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功出于已乃構鐸於帝故鐸功危就而讒見奪是固亦非必攜之罪也

杜曉祖審權父讓能皆唐相昭宗以王行瑜等兵犯京師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屢辟不起及崔遠判戶部又辟之或謂曉曰稽康死子紹自廢不仕

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忞今杜氏歲時請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至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謚君子之事其君以義故不為苟合也其祭先以禮故不為苟豐也曉之父相唐無故而殺之曉云能讐君亦安能忘親夫茹哀不仕以終其身不亦善乎誰謂庶人不足以祭其先哉昔嵇康死紹仕固山公之勸而亦康之遺命也彼曉之為或人起

毋已亟乎。君子謂曉仕唐不孝。復仕梁不忠。等死。不爲其君死。而死於盜賊。夫紹之所以得追於君子者。以其猶有蕩陰之節也。曉不爲紹之罪人哉

張昭能成張憲之節

唐莊宗時。張昭以洊士。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即署府推官。奏授直秩。加監察御史。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覥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謂昭能成憲之節。不謂昭起憲之死者何也。昭知憲當死。亦料憲之必能死故也。昭與憲可謂相知矣。憲死而昭不死。以留守推官御史更事明宗。夫幕官奏授加憲職焉。昭不能為憲死。獨亦不當為莊宗一死耶。既仕明宗。至禮部侍郎。御史中丞。已更事晉事漢事周。又事宋。歷封數國。君子謂昭能成憲之節。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新唐書載楊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侵。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與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累汝然以譙靖。終免於禍。今按五代史。涉名列六臣傳中。當昭宗時。仕已至吏部尚書。非侍郎也。及朱全忠篡。遣涉以唐宰相。領押傳國寶使。奉寶勸梁王於金祥殿北面舞蹈再拜賀。梁遂拜涉門下侍郎。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其身。富且貴。豈特免禍而然。謂之譙靖可哉。豈果亦偶無希之致與。資治

通鑑載唐禪梁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恐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矣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陶岳五代史補謂凝式諫父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容齋三筆亦謂凝式病父失節託於心疾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至胡三省攷異乃曰按世宗實錄凝式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帝及清泰帝末

俱以心疾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
梁初即佯狂也。據此則狂亦自其心疾。不可謂之
佯狂矣。當居梁之際。楊涉與蘇循備極奸謟棄唐
事梁。以苟富貴。循子楷爲起居郎。自謂有功於梁
求不次擢用。嘗上議駁昭宗謚。全忠鄙薄之。循亦
朝夕望爲相。爲敬翔李振所惡。言於朝。詔循及張
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至河
中。依朱友謙。及唐同光初。求唐舊臣以備百官。朱
友謙遣詣行臺。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蓋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舊官禮部尚書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循父子無廉耻一至此洪與循雖同入六人傳疑式亦牽連入梁又仕唐晉非守節不仕者然攫人富貴當國家禪受易代之際父子相顧猶有咨且嘆息之言度梁室富貴非其心受之者直畏禍耳蘇循父子方持此求富貴不止洪父子要爲猶有人心循指眞梟鏡之不若哉

朱全昱知滅唐之非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三。尒作得否。及宴居宮中。會諸王飲博。全昱已封廣王。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全忠曰。朱三。尒碭山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全忠不悅。罷會。全爲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按全忠有兄如此。此獨不愧朱五經見矣。余嘗怪全昱不能自爲。及爲其三子辭封。雖身死牖下。而三子終見殺。知赤族之禍而不

能辟也然亦可謂難矣史稱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司馬季所望初全昱當晚唐時嘗一爲嶺南西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遂斂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曾叔肹吳季札曹子臧之儔夫何遠焉

李德裕愛平泉山花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石刻云吾後世有以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後五代時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因託

張全義復求之方干戈倥傯之時。而其子孫不忘守其舊物如此。蓋亦恪承先誠然矣。嗟夫莫實於吾之身。吾之身巳不能遂有之。數窮夀滅還爲造物者所取去百年之後卒歸之宇宙之寥廓。所以爲云可誰何也。一花一卉之許一水一石之性。所以爲耳目之娛。今耳目巳無所傳。而覼區區欲留其所以爲娛者於後世。不巳惑乎。而况夫時運推移。市朝遷改洛陽之銅駝棲于荆棘。茂陵之金魚出於人間。亦何有于一園而唐之諸公房魏諸賢。仁

人之後不幸衰廢竟不能保五畝之宅而爲偷盜之子孫者乃必其毋以一草石之細與人祇恐去食之計進於身外之娛不待爲權勢所奪將有詩券而鬻之市者雖刻石之戒亦何爲乎若衛公者可爲惑之甚也然監軍者苟知念夫外物之在我有不足恤先志之在彼有不當違則一朝與之亦可以毋憾而顧以小嶄片言之不遜卒害其身不亦可悲已哉善乎東坡之記寶繪堂曰凡物之可喜而足以悅人時復畜之然爲人所取去亦不復

竇儀急面相位

恤此可以砭衛公之惑歐陽子夔谿石記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亦何必取而去也哉此達人之言而恒情之所不察况乎熹腐之餘亦何足以明此也

容齋續筆引薛居正五代舊史韓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驛往案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言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洪氏謂本只馬

氏子。一人遭殺而族誅二十四家頗歸咎周世宗苛斷好殺而不及儀若寬之者。余以爲事在餘人誠亡足責儀被服儒者以學行見信於人主平居樹立謂何。而畏威希旨。輕殺人以求全富貴此則深可罪也。惟明主可爲忠言。世宗初自怒賊殺人不寡有司莫討耳。儀往巳考驗得實某某殺人某某疑某某枉濫備以狀上使詞覈而旨惻事具帝見之移矣。不則以死繼之寧以一身易二十四族休明之朝亦何遽至此。史稱魏仁浦事世宗世宗

卞急輕殺僇。而仁浦嘗救因獲免者十七人。從征鋒刃之下。無橫死者。然則惟儀無能爲仁浦在廷諸臣。又諸皆儀比。故世宗成其過此非世宗之罪也談苑亦著儀自周朝負文章識度。有聞望。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取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鈞州獄。希旨鍛鍊枉陷過多。鈞州宿州。疑一獄所傳聞異。不然則儀枉陷又不知幾獄矣。儀豈不知勸人主以省刑薄稅。

爲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謬迷失路遂至如此然相亦迄不得也仕宦會合要自有命焉耳自歐陽五代史出薛史幾廢宿州之事遂不傳朱子又以儀爲宋名臣采其言行而録之不復攟摭其誉謬至宋史闕略又太甚儀事世遂無知者余故因洪氏之筆參以楊文公所録而聊記于此以發明儀之隱微且以爲誡焉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世

宋太祖謂曹彬不欺其主

宋太祖侍周世宗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予。自沽酒飲太祖。及太祖即位。諭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太祖從曹彬求酒。求官

酒耳。官酒既不可乎。詞拒之足矣。必自沽酒以飲太祖。謂此霑霑者。賈小忠市私恵。納外交。近於微生高之乞鄰與醯。僖負覊之餽飧寘璧矣。是時太祖覇業日起。物望漸歸。當五季草昧之際。彬亦以周室至親。乘間蚤自貳焉。乃曰不欺主可乎。周國之社稷已墟。故主之子孫爲庶。而彬位窮將相。尚云不欺主。太祖之論彬陋矣。誠不若太宗之論范質。猶得其公也。

宋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惜其欠周世宗一死耳。

范質惜其欠周世宗一死

余以爲人臣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質自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入官歷晉及漢至周已四姓質賒人死多矣一周世宗耶或曰質至周廣順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質死於陳橋之變尚亦不負周世宗乎曰無及矣周爲宋豈一日耶夫霸府之威名舊矣五代相傳禪有故事當恭帝時質爲宰相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者上書質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兵而質不悟也及陳橋之變蓋赤白囊未嘗審其虛實而

倉卒遣將。舉國之兵而授之。質於宋若侄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周世宗耶。或曰使質不死晉死漢而迺爲周死。其庶幾哉亦周世宗之豫襄氏矣然質常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其言如此。則質固馮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閻毅　[illegible]孚　崧德　崇本

閻毅唐末由小官。受知宰相李崧。踐崇顯。入晉。李崧爲蘇逢吉所陷。下獄。毅厚誣崧於朝。李昉崧族子也。以告崧。嘆曰。單州判官也。吾取爲集賢校理。不

數年摧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過穀問昉識李侍中乎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嗟夫世乃有以怨報德若穀者乎穀父渙以夷州刺史唐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穀幼隨母柳育崇本家至於長仕且貴終其身迄于不聞有它此固穀義與分夫者也世廼有以德報怨若穀者乎

宋大祖即位詔以文臣知州分刺史之權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以分節度使之

始置參知政事

權。盖厥猷弘遠矣。皆趙普協議於帝之爲也。及始置參知政事。尋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所以分宰相之權。普卽不自安。求去何哉

趙普晚年手不釋卷

趙普傳。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渠習於吏事。非關論語。普事中論語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於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

使還與卿王溥官職

之也然普事止此今世傳必徵通鑑却傳會普嘗自言某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極誇誕匪徵於實夫簡秩大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爲勘亂之畧後十篇爲致治之謨何物語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

趙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久。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召任兵部侍郎不及見而薨出邵氏見聞録。而石林燕語亦載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因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它兩書詳畧小異又按涑水記聞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典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則太祖之疑彥卿實萌自趙普一

言。而彥卿與晉邸連。則晉公此行。實關晉邸。祐自彥卿。正道其實。明主可爲忠言。帝君臣獲全始終。兄弟之間。怡然天性。無復纖介之隙者。亦固祐力也。然祐少延不死。不十年。太宗即位。即王溥趙普官職。固次第有。不待見子二郎而做矣。植槐之言。公一時自舒其幽懣可也。而卒驗於其子。是有數存焉。必以爲此陰德之報。則當此感覿明主。人臣苟不爲誑誣。即可勉爲。何者。彥卿事本無跡。無太祖不可測之怒。以疑之乎前。而又有太宗必不可

開之覺以懼之乎後。雖常人吾任其必然而況在晉公。亦何足以爲異謂之陰德者耶

學士果神明

宋張公詠知成都。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其中傷被體。至師令赴營將理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重優於俘斬。刀傷優於箭

傷。重傷優於輕傷。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賞罰。此固今日軍中所以激勸將士之大端也 按唐杜伏威用兵選敢死士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戰罷選創在背者盡殺之故人思奮戰無堅敵南詔用兵其法亦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殺斬殺則已酷矣今欲肅士倫賞士勇盍亦畧彷其法戰後檢閱一一施勸懲乎

宰文 宰眞 院人

宋史稱眞宗初年。李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王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
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
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
曰。李文靖眞聖人也。蓋文正至此已不能自悔。
然儒林公議。又稱眞宗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與造
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爲相。迎合其事。議者或罪
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亂聲色。
今主上崇眞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聲色田

獵之惑與夫文靖以土木禱祠之憂與聲色犬馬同且爲旦它日憂之而旦亦以此深服沆之遠識至是則方且以爲瘉乎彼矣旦可謂恕己量主善乎其自寬也謂爲大臣之道不可也

湘山野錄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寥落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或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之士論譏惜未幾召入相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以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

悅竟有海康之謫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則所謂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者王公旦也天書之事旦已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旦不欲公獨爲祥符天禧間完人矣始準固不欲墮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块諸子壻哉以彼其平生然而爲之陷於其中而不

欽若亦可謂荷君子之功

自覺他日愧悔宜不娭海康之謫矣門生三策録失其名史又佚其策然青出於藍詎不信夫

眞宗初即位王欽若與毋賓古同位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啟蠲之欽若得賓古言即夕俾吏具其數翌日具奏眞宗愕曰先帝何不知此欽若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眞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欽若甚異卒用爲相欽若眞小人也然昔人云仁義

蹈之則爲君子此亦可謂有君子之功矣使賓古初不欲獨上將從臾欽若使奏之者欽若從之可不謂服善之勇耶使欽若能賛賓古之定卽相與傳名同進翊濟斯美則固亦光明俊偉君子事也雖然賓古一念而天下實陰被其賜雖其功之不必自我出可耳昔晉梁山崩伯宗路受辭人之言以告于公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欽若攘人之善終不得爲有功獨其一言感王飈致大位既而天書符瑞謾詞謅說以蕩上心東封西

祀禱祠土木之紛紛而煩賦重役以困小民使天下頌君子之功未幾而被小人之禍無已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豈不信夫冊鉛總錄亦載此一段用脩不讀宋史耶於李巽嵓敢述湯司農歸朝序內見之遂爲此事史不書當爲表出不知用脩所謂不書是何史也

馮拯雖謂之君子亦可

當景德祥符間不聞馮拯相業天下亦雅不以拯爲君子及史稱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錢惟演嘗

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

入相。極以太后姻家力沮之。遂出惟演河陽。其持守嚴趨向端矣。雖謂之君子其可也

王會爲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曰。朕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卿勿以朕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余謂爲朝廷侍臣。使人主不冠不敢見者。汲黯也。使人主不冠服。則亦不肯見者。會儀也。使人主思之。至於不及朝服而見者。王會也

仁宗時。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司天邢中

三臣所執有大臣之節

和謂允恭曰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欲併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

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
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士可殺不
可辱也援丁謂大奸邪一遭官小官耳而三人悉
力保護以畢屬其腰領果宋之天下三百年士大
夫鮮焉以誅死者固藝祖開基之盛德亦其臣維
持之力也哉援惇確三人皆小人而其所執有大
臣之節君子不逆詐與其潔也不保其往故余於
是有取焉商鞅之治秦也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
鉞之誅既黥公孫賈劓公子虔而囂囂然猶未以為

始悟程文簡之卓識

厭也已而身犯轘裂方悔爲法之自禍亦大遲暮矣蔡確一發仁言以忠厚輔宋治而車蓋亭詩之事異日卒賴以全其身故賊人者自賊也存人者自存也吁可不畏哉

宋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斂程文簡爲三司使獨謂仍舊便若歿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重複矣張文定爲三司使前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推鹽

祈禱非其所宜

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推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仁宗大悟。手詔罷之。觀王拱辰之語。張文定之對。仁宗之罷行。始悟程文簡之卓識。爲不可及也

李文定爲宋名相。獨嘗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此何爲也。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其所宜。其毋

王傳文請將營待改通母示

令往眞聖王之言哉王荊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伯荊公望闕拜受既語文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卽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任置田飯僧祝延聖壽置田飯僧祝延聖壽既誕妄且亦豈所以尊君賜也

王傳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于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厭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從義者以喪而祭謂非禮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

殁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無絕道耳故報之以人
子之私情祿養可贍恩命不可踰服制不可濫也
愽文旣抜天子恩以錫失行無義之婦復違先王
典以服絕族無施之母是焉而可則奚不可耶或
曰以喪而祭則如何曰以喪而祭如以祭而喪皆
非禮也古人重喪祭喪思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
主敬故喪者不祭祭思敬敬則心有所主無所容
哀故祭者不喪祭者不喪以純敬也所以重祭祭
者不祭以全哀也所以重喪禮記有死於宮中者

三月不祭以見聞凶人哀心生焉況有服而可以
祭乎故曰喪者不祭喪服傳出妻之子爲宗子爲
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
顧其私親也以其上承宗廟之重故不曰與父爲
一體而曰與尊者爲一體與尊者爲一體故雖出
母猶以爲私親而不敢服以妨祭也出母且然況
其宅乎故曰祭者不喪後世喪未嘗衰而喪亦可
祭祭未嘗敬故祭亦可喪古人蓋兩得之今則兩
廢之

南軒張先生嘗稱本朝第一人爲范文正公忠宣公豈能及。誠欲斯言。又云觀忠宣救蔡確謂遵曾參反爾之言。遵天道好還之戒。又語同列以爲不可開此路。是論一巳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巳利害也則其論似巳嚴乎以爲事有不可以一律者。乃天下大計哄於不然之論同列之間隱爲敵國各懸意見乘氣不相下不可純以義理諷也雙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文正公之敢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

晁仲約富文忠且有它日王上手滑吾輩不能自免之語況忠宣於劉摯呂大防諸人乎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賙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嫂於王夫豈無節義不行矣公以為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宜恤也故為之法使亦以法吾餘亦仁者之用心也按禮喪服傳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

宋八品相業之優曰韓范

韓魏公諫藁七十餘卷集為三卷

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栢舟莪姜自誓曰守義

不日守禮

范文正公表章先中庸韓魏公既殺先論語所學未大闡也二公知趣尚哉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有繇然也

韓魏公嘗為諫官所存諫藁七十餘章集為三卷自序於首以為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及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公鎮為諫官公以稿

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已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之言。則溫公諫而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之過。如溫公之言。則魏公諫已施行。猶自存其草。不免爲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自覺其反墮於一偏。要以會南豐書魏鄭公傳後之議。爲明白正大。而無弊焉耳

鄒浩以後諫草致禍

鄒浩諫立賢妃劉氏為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帝首及前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迺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由此觀之。焚諫草。畏慎以辟禍也。迺有以焚諫草致禍者

兩公各以直節經筵抗顏人師

學廢教弛。胡翼之孫明復兩公傑起南北。各以道德經誼抗顏人師。任斯文之重。風動當世。學者稱胡

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
明復嘗惡胡之爲人其在太學嘗相避胡布衣時
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文正門下胡
治經不若明復而教過之暨兩公同在太學而四
方士多歸胡庠舍不能容至旁拓步軍營以廣之
太學教法又朝廷下有司取胡學法明復於此蓋
不能無勁心爭名爲累雖賢者而不免耶

狄青征儂智高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還以訊馘告割
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敵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釁其
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
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懲一切寢
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
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
決勝之道也何栢齋與楊邃菴論兵曰凡戰勝殺
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於小敵而
不可施於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
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

務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由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陣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在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常格。則接戰之際。勸功之道。兩不悖矣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狥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正是此意明乂以為然而容齋四筆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戒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珠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以備東坡之所未及予頃閱三國吳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

國也。監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
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議論。
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
原。詔鄭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
璹隨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媿服。因
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
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
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
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

驛銜籌於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茂德造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崔浩諸人之言，則皆商榷利害於人主之前者耳。

富公弼丞有公輔之望

宋史稱富公弼丞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云云。而王素嘗對仁宗論相，以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與其選。仁宗撫然久之，曰：然則富弼耳。夫名聞四夷，而宦官宮妾乃不知其姓名，此所以爲富公與它

日遂與文潞公彥博同相雖同副天下之望仁宗亦自私喜兩相得人而至語歐陽脩則曰文彥博有材然膽大弼甚好又語龐籍曰文彥博猶有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夫並相之麻已無及矣而天子大廷公對羣臣褒予之詞迺復意有軒輊曰有私曰膽大不一言足豈異時張貴妃所服端門所見猶在仁宗眉睫間者耶

宋世言錄 公執政三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韓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詔書必欲起復公再下公再力

世或病其專

辭。末以盧珠崖薛文惠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遂已。此實錄也。而龍川志乃云。鄭公與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毋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毋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

且嘗與韓琦言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兩公稍稍有隙則殆乎誣矣富公忠孝大節身爲上相家有老母政事之暇相對賓僚慨然發語蓋亦創彼往繆因自至心豈蠏筐蟬綾之比縱使其發端魏公亦君子愛人以禮將爲公先事之戒而公遂沛然行之至於三再可謂降心從義踐情赴禮矣貼黃之言亦敘陳事實披豁本情併明至公必冀俞允求仁得仁抑又何怨而魏公果有斯語亦可謂不察而不能成人之美

矣孜二公致隙自有本末初至道三年仁宗違豫鄭公與文潞公劉沆王堯臣同在政府首發大策請立英宗為嗣詔已具草會帝翌日疾瘳且已而嘉祐末魏公迄贊成之魏公遂一身承當其事兩府不與及宗正之命既下而當時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愕然有不與素議之語事可知矣天下皆以定策之勳獨歸魏公鄭公既耻於自言中外縉紳亦鮮有能知者然其意未嘗不病魏公之專也及英宗臨御魏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功

當遷官鄭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魏公有愧色對人曰琦便怕他富公則隙於此開矣英宗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光獻一日遣密札與魏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他日又對中書泣訴帝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復對語樞密院鄭公長樞密鄭公謂魏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公意亦以太后之言爲然頗歸咎於英宗公亦面奏帝曰陛下之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

臣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而府亦有倡言大臣不預策立者陰進廢立之說之語意實指公也魏公亦獨力調護以身任其責自此上前造膝及簾前之語自歐陽公外大臣皆不與聞至於迄全兩宮英宗帝疾尋瘉魏公勸太后還政鄭公亦不知也中書已得旨撤簾復不關報密院太后手書下公始知之大驚謂人曰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蓋先此已流言可畏魏公又每事見相疑阻故鄭公有是語於是二公遂爲不可

彌縫之隙矣。公遂堅求去，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跡。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其身不廢，至薨迺已。而公於魏公薨，亦皆不復弔祭。詳見二公言行錄。蓋二公所爭，皆緣國事，功名之際，曲直當兩分之。及后鄭公乃若絕之已甚。然兩宮嫌隙，仁廟舊臣，忽聞太后語意，不無感動。誼關母子，不得辭于責。再入告於君，出告於相，本無二語，豈有兩心。兩府大臣，義均體國，朝廷大事，

豈有不相關白之理。易幾事不密則害成。鄭公非害人成者。魏公似亦過矣。宋史言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專之為病。豈亦此類也。元豐初王堯臣之子同老以其父至和中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草上之。且曰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為諫官。與韓忠彥爭辨其事。彥博乃著私記一卷。記至和請建儲及元豐褒賞事甚悉。題其後云。自古惟霍禹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謂昭宗爲門生天子怏怏不道之言卒致夷族云

云按游公言至此則鄭公心事可知忠彥魏公之子而猶不與人分功至此諫官爭辨不輟則當時魏公之專亦自可見呂公誨曰自至和而后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亡慮百十人可盡其功賞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前世未之有也使人因事以言必思後禍其可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適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耳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丁不

言曆數將安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
琦等豈無是患按公亦嘗建言請預立英宗爲嗣
者其言亦深病魏公之專矣後其孫爲記潛德錄
凡一卷云

司馬溫公以爲禮須揖葺立文使人曉解

歐陽公言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見之子弟書院
中凡開因取讀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杖期
云云。及濮園之議。遂執以禮爲人子者。雖出爲伯
叔父母後而於所生父母初不沒其父母之名司
馬溫公駁之以爲禮須揖葺立文使人曉解今欲

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司馬公之說是也然於所生父母邊例謂之伯叔父母亦大亡別蓋謂之伯叔父母則該親從服有降殺惟所生父母則雖於所後爲疏從亦槩得以持朞服固自不同猶庶出之子謂其母曰生母而不得與諸適子例稱庶母蓋皆天理人情之至有不容於少紊者隋劉子翊嘗駁河間劉炫議謂永寧公李公孝當爲所生父後妻解任而疏中有本生之文朱子謂本生父母却在隋書劉子

翊傳。江西有士人方廙堅。引起今言得以引用。因嘆諸儒議禮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看。則本生之文。朱子始有取焉。他日又謂今日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朞。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所生與所養對。而皆以父母言之。高宗取宗室秀王偁之子。以爲太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亦曰。皇太子所生父。而近時大學士王公鏊者論深是之。夫名也者因物而命。禮也者緣義而起。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父之爲繼也者。此於人

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

生雅稱也。猶以爲母之後夫而名之何獨於本生父母而不可哉

宋史稱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而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余謂劫諱竊號篡謚葬溫牝之晨者諂呂武。武爲唐鴟鴞。惡尤浮於呂而琳以此圖。獻於垂簾稱制之日。可謂慘刻矣夫飛燕昭陽之句楊太眞憾太白終其身。而琳甚焉。而反用見薄於士大夫何哉琳嘗權知開封府。力爭王齊雄之獄卒正其法抵罪齊雄王蒙正之子。

王陶論韓琦不當

與韋戲連姻又韋戲族人杖殺一卒竟驗其實索馬入奏琳蓋庶幾乎非喔咿嚅唲事婦人者

神廟初王陶拜御史中丞時郭逵以簽樞宣撫陝西詔還都而陶言韓琦置逵二府廼用周太祖故事願罷逵渭州帝不聽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奬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用重位故視琦如讐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從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此宋史叙陶劾琦之本末也

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插刬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置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樽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此宋史叙陶素行也。有無不可知。姑以陶劾魏公事參之。當時公論。石林燕語云。狄武襄以樞副討儂智高

換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經略廣南師還復舊任葢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嘉祐末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樞知延州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爲用周太祖故事葢郭威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之此石林所記葢未嘗以陶劾魏公用郭逵爲忿言失實也涑水集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云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臣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迺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

赴押班。謂朝廷可以無事。而宰相復有文字。乞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以爲宰相不合押班。則朝廷之儀。遂致隳廢。伏望今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

又論宰相押班劄子云。伏覩敕文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

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必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必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近因服藥。嘗以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禮當押班。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伏望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司馬公亭覆申明。蓋未嘗以陶劾魏公爲過。亦未嘗不以魏公因陶之言。而轉更紛紜。爲廢祖宗舊制。而求勝遂非也。

石林亦云。本朝百官。俟朝於前殿者。𠊓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𣵀棋門外。抗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殿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則石林之論。亦溫公也。由此觀之。則魏公倚用郭逵。不存形跡。與天子正衙無故而不與百官押常朝班。皆

魏公以名德元勛。在相位久積。漸至此。公亦不自知其過。王樂道爲御史中丞。言事匪其職耳。今論陶者。但當問其言事當不當。當即宜勸宰相受之不必言外別求心術。又倚摭旁罪。使不容於天下。後世且以人而廢其言也。方陶力詆魏公時。吳奎爲參政。已上章言陶天資險薄。造言反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盖韓琦會公亮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

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
沮。如宋史之所詆排矣。然愚以爲受人之薦。因事
而論之。左雄之於梁不疑。呂岱之於徐原。皆有故
事。陶以言韓絳被謫。歐陽脩上言陶與唐介范師
道呂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四人剛正敢言。縱跡有
本末。宜早賜牽復。又言陶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
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斷恩以義。
非知道之士不能。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

臣矣。歐陽公言如是。已不薄陶貢韓絳知。且原陶之論韓琦。不爲貢韓琦也

金壺子上篇卷之十八